

實業小學

實業小學

備	啟				
素	名				
業	名				
備	啟				

第一回

謀分贓五方會議
施詭計西西包辦

南京圖書館藏

話說民國三十四年一二月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告五月五日召開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自此以後，各級黨部紛紛忙於推選代表。該黨各小組組織如西西黃埔三青政學等派系就勾心鬥角的鬥爭起來了。他們每一派都希望自己能在大會上佔優勢，以便壓倒對手。因此，在開會前的幾個月內，競選活動一天天的白熱化起來了。據一位競選專家的分析，最普遍的選舉方法有五：一是散發傳單自我標榜。這裡面有的是油印石印，也有的是鉛印，有的是土紙，也有的是最上等的報紙，內容更是無奇不有，無所不包。二是登門拜訪三番五次，有的人覺得單用文字宣傳不夠直接，乾脆拿出一套世俗社交的方式來活動，有些代表對拜訪一道真是篤信力行夙夜匪懈，甚至有四次五次拜訪未遇而繼續努力的。三是利用機會公開演講，如一位以「新派說書」知名於社會的代表黎某（按：指黎東方），在複選之前，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臨場一送秋波，雖然他說的書與黨毫無關係，但其間多少起了點兒宣傳作用。四是茶會招待以資聯絡。五是秘密請客懷柔一番。這兩種方法更是大規模地有組織的進行着。至於其他方法當然還有，在下且不細表。現在話說回頭來，等到大會開幕在即的時候，代表名單早經確定，在此不

妨向列位介紹一下。全部六百名代表，可說完全分掌在五大派系的手裡，那五大派系，且聽在下慢慢道來。第一要算西西，因為他掌握住了各省市黨部，且他在中央佔絕對優勢。因為他控制了二百五十名左右代表。其次是黃埔，因為此次軍隊黨部代表很多，所以也有一百多名。再其次要輪到三青，牠由草頭將軍欽賜了六十名，這六十名中，絕大多數是黃年白年，青年是少得很可憐的。第四是以海外部為大本營的吳鐵城派，一共六七十名。最後則是朱家驊這一派。這派從西西分家之後，自成系統，獨樹一幟，底下嚙囉可有二十上下。列位知道，這五派之間，本是水火各不相容。當今利害衝突，更是難以相讓，於是在大會未開之前，草頭將軍為求協調起見，特親招各派首領，訓以黨內團結大義，說有話可在家內講，不要對外爭吵，免為外人所乘。這裡要順表一下，所謂外人也者，係指孫科等民主派而言，他囑五方開代表會議，共同協商下面三個問題：第一是對各項問題商取共同意見，第二是確定主席團名單，最後則是會擬中委選舉辦法。各派首領聆訓回去之後，決定各出代表二人，組織一個委員會進行協商。那知二陳存心不良，一面敷衍應付黃埔三青，一面却暗中威脅吳鐵城。說到這裡不得不話分兩頭，且表一下吳鐵城的事情，當選舉代表的時候，吳鐵城這老伙傢，把華僑的代表大半分配給自己的親信，有許多甚至根本不是什麼華僑，所以結果引起了華僑黨員的反對，發通電檢舉，原電如下：

快 郵 代 電

爲揭發海外部辦理海外代表選舉種種舞弊事實敬請鑒核由。

××委員鈞鑒竊查中央此次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係本黨前途至爲重大，因之，此次大會代表之產生自應嚴格遵照中央所規定之三項標準，慎重辦理，乃必然之事。不料海外部部长是陳慶雲主任秘書李樸生竟存自私自利之心，不遵中央規定，以秘密方式假造履歷，任意製造代表，茲將海外淪陷區及自由區製造代表之經過情形臚陳如下：

(一) 此次海外淪陷區代表之候選人，大多爲其親信徒衆，而各該親信徒衆事實上不但未曾在海外實際担任党务工作，到過海外者，例如該部第三處處長謝澄宇向未到過荷印，該部爲其假造履歷提圈爲荷印代表。現任印度支部書記長譚錫昌，海外部竟假造爲現在巴達維亞直屬支部秘書，而提圈爲荷印代表。越南之陶笏廷係一新進黨員，對黨無任何貢獻，亦被提圈爲越南代表，馬來亞之華僑連瀛洲係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逃難來渝之翌年（即民國三十一年）始在渝入黨，潘公弼僅會短時間在星洲日報任編輯，與新加坡党务並無關係。又民國三十年以後回國入黨之馬來亞華僑林慶年黃光饒莊

惠泉緬甸之金川等，對黨均無歷史，亦竟提為圈各該地候選人，或提圈為各該地之代表；而一般在南洋具有歷史之留渝同志竟被撥棄，此係就南洋淪陷區所產生之代表而言之。（二）至於美洲南非各地自由選舉區之代表亦極力製造，其使用方法，即由該部一面分電美加菲澳各地不准選派國內同志充代表，假示大公，而一面又密電中南美及各小島嶼黨部迫驅其來電承認該部所準備之私人為各該地代表，其欺騙行為，違法事實，可資佐證者不勝枚舉。例如該部主任秘書李樸生竟製造為馬達斯加代表，秘書梁大鵬竟製造為委內瑞拉代表，第一處處長唐靜竟製造為巴拿馬代表，第二處處長余超英竟製造為巴西代表，海外黨務計劃委會秘書羅浮仙竟製造為大溪地代表。此數人者不但未曾僑居該地，且均未到過該地。而一般的美洲具有深長歷史之留渝同志，竟被置諸不理。此為在自由區製造代表之情形。此外又如泰國之吳碧岩前在泰國組織偽泰國總支部，除專事破壞本黨外，且常到處招搖撞騙，早為泰國全體僑胞所鄙棄，迭經泰國總支部附據呈報中央在案，但陳慶雲等竟盡力為吳碧岩支持通過為泰國代表。海外部此種做法，其目無法紀實彰明甚。推其所以任意製造代表之故，不外企圖在全會遂其任意操縱之目的。黨員等參加革命二三十年，或受總理當年命，或承總裁諄諄訓示。努力海外，效忠黨國，無權利之爭，無奪取之慾，此次逃難歸國，艱苦備嘗，無非對黨表示忠誠，對領袖敬示愛戴，主持海外黨務最高機構如海外部者，理應如何仰體總裁意旨，慰勉

外師來同志，處處表示大公，事事不存私見，始可以言領導海外黨務，不負總裁及中央之期望。今觀此次海外部對於主持海外代表之產生，不法不公，憤恨之餘，迫不得已，講將以上種種事實，略為揭出，除恭呈總裁及中央常會法辦外，特電請鑒核敬請維護黨紀，主持公道，建議中央即將所圈定之海外淪陷區代表及巧取海外各自由區之代表一律宣佈無效，另派德望素著之諸公，及與海外黨務有關之中央委員若干人組織審查會，遵照中央規定，重新審查，提出海外代表候選人名單，核請圈定，以維黨紀，而平公憤。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海外歸國黨員二十二人同叩，養印（參加發電人姓名均簽列上，總裁暨中常會呈文內）

西西就抓住了吳鐵城的毛病，便向他進攻，來迫他屈膝。吳鐵城弄得手忙腳亂，只好順手推舟投入西西懷抱。西西得了吳鐵城這股力量，便更加猖狂起來，企圖包辦大會，把五方代表所決定的主席團名單拿到草頭將軍面前去批准的時候，暗地裡却表示這個名單不妥當，沒有包羅各方面的人，要求把主席團的名單從二十二人擴至三十六人。草頭將軍聽了這一番話，就說：「好，你們去修改修改吧。」這一來陳立夫趁機和吳鐵城兩個，私自加上好幾個自己的名子，而把原來的名單去掉一些，甚至陳誠這個黃埔頭子在主席團名單上亦沒有名子；到開會時候，草頭將軍覺得不妥，才臨時將胡健中去掉，把陳誠補上。各派吃過了西西這次虧後，三青黃埔朱家驊派等便聯合起來，在三

青中央團部召開二百餘人的緊急會議，決定向西西宣戰，並組織參謀團，每日上午在二

豺嘶狼環，群犬爭食腥遍地；

劍拔弩張，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二一回

爭權利醜態百出
因反共蔣陳沈溘

正在緊張當兒，事被草頭將軍知悉，他心裡一想，如果真的三百多人的聯軍浩浩蕩蕩向西西，說不定事情就會弄僵，所以當五月七日第一次大會的時候，他親自出馬，在紀念週作報告，大意是說：「現在延安亦在開所謂代表大會，對本黨和本人攻擊得體無完膚，這不僅是本人的奇恥大辱，也是本黨的奇恥大辱，更是總理在天之靈的恥辱，中國弄到今天這個樣子，本黨要負責，本人更要負責，本黨今後若不好好精誠團結，將來大家都要死無葬身之地，言下不勝沉痛。草頭將軍這一席話，無非是要大家注意對付共產黨，藉此緩和一下各派劍拔弩張的情緒。的確，當他說這一段話的時候，在場者頗有點兒感動，但他的話剛完，吳鐵城宣讀主席團分組名單的時候，那些反西西份子就群起反對，這裡一句「主席團裡有些人來歷不明」，那邊一聲「秘書長措理不公」，這樣

的你一句他一聲的，弄得會場秩序大亂。吳鐵城大窘，後來還是草頭將軍親自出馬制止，才算把這場風波止息。但當幾個疲勞報告過去，質問開始後，在質問中，各派又火拼起來了。西西方面爲反對政學系，提出有許多黨員不做黨的工作，一心想做官，這次黃金案也就是官僚在裡面作怪。同時以中國國民黨員名義在會場散發傳單，全文如下：

黨國寄生虫政學系之陰謀述略，

借黨國之權威，供一系之發展，

無事則作官刮錢，有事則叛黨賣國。

設不根誅蒂絕，則將遺患無窮，

即自六中全會，停止其選舉之權。

我黨之有政學系，猶人體之有寄生蟲。一切營養概被其潛收賠吸，若不根本剷除，勢將危及生命。

按該系之寄生於我黨之內也由來已久：李根源黃郛楊永泰唱之於先，爲舊系，張群熊式輝張公權吳鼎昌和之於後，爲新系。舊系曾外聯軍閥，脅迫總理，新系則勾結日僞，陰禍黨國。當總裁之蒙難西安也，則高唱妥協以謀兩利；汪逆之將南遁也，則許以首領，借勢潛通；去年成都學潮，則暗袒異黨異派，組織聯合政府；敵陷獨山，竟欲叛黨賣國，與敵僞以外呼內應。國家無事，權位不肯讓人；多事之秋，乘機即謀不軌。至其

党羽，皆分掌機要，穢惡尤深：楊永泰充剿匪秘書長時，凡足跡所至，苞苴適門；熊式輝之在江西，搜刮務盡；張群代川，則利用其寄生幼蟲鄧漢祥何兆衡黃季陸康心之輩，先收民股七千萬組織公司以囤積居奇，復劫據糧款六十五萬萬以奠西南經濟之基礎；吳鼎昌主黔，借名禁煙，已則統購統銷，釀成獨山失陷，臨去尙餘三萬餘兩。今以張公權留美，操外匯之權；二吳居中，純負摩揣之責；群居閩外，結納猛鷲；鐵在中央；概收黨人；能管設計；蒙蔽中樞，務以害歸國以利歸己。其計慮之周，經行之切，良可畏也！丁茲國難，而黨內之冗人竟毫無忌憚，包藏禍心，一至於此。同人等上念先賢創業之艱，近思黨國傾覆之危，勢難坐視，故將其陰謀揭露短幅，凡我黨人，亟起圖之，黨國幸甚。

中國國民黨員啓

此外西西尙有驅逐政學系之詩。詩曰：

可恨政學系，爭權又奪利

空口講仁義，肚內藏鬼計

朱家驊方面拼命攻擊西西，說黨至二十七年提出取消小組後，爲什麼現在黨內還是小組林立。但那些反朱家驊的西西份子也寫詩以攻擊朱，詩曰：

無恥朱家驊，到處放爪牙

儀表倒不差 貪污案可查

黃埔更是大事攻擊西西，說黨完全被西西包辦，弄得一塌塗糊，許多教授沒有肉吃吃老鼠，而中委中却有身兼五十餘董事者。（筆者附表，這是指陳氏兄弟），同時又從軍事方面攻擊西西，提出現在各地鬧兵變，反對中央軍，中央有甚麼辦法？中共軍隊大量發展，中央想了辦法對付沒有？這樣子就越鬥越厲害，越鬥越尖銳起來了。現在把各派明爭暗鬥按下不表。且說草頭將軍看到內部鬥爭日益劇烈，而他却決心支持西西，生怕這樣下去，事情會愈弄愈僵。於是召見陳誠張治中等，對他們說：「你們要知道黨是我交給西西他們辦的，老實說，沒有西西，黨也早就完了，天下也就早是中共的了。你們現在這樣鬧，反對西西，就是反對我。至於中委選舉，我們自然會照顧各方面人物，你們放心好了。」陳張等聽了這一番話，也只得默爾而退了。真是：

蔣家天下陳家黨

復興社來掌軍權

第三回

退淫威打擊正人
犯衆怒包庇走狗

十日那天，在大會上又演出了一幕熱烈緊張的好戲。那天上午本是軍事質詢，中委王愷崙起來提出了三項質詢：第一項是說現在德國已經被打倒，日本也快要失敗了，這

種國際形勢對於我們是極有利的；但是，我們的大會已經開了好幾天了，却對於怎麼打敗日本沒有甚麼討論？請問到底有沒有抗戰的決心？第二項是提出現在盟軍即將登陸，我們應該在軍事經濟政治方面都有配合才行，請問有關當局有沒有配合盟軍反攻的計劃。第三項指出要明賞罰，舉方先覺爲例，他說：「方先覺同志起初是英勇的保衛衡陽，之後又發出通電，說了『來生再見』的豪語，當衡陽失守之後，大家滿以爲他一定是犧牲了，那知道敵寇忽然廣播他投降的經過，並且還把他投敵的經過拍成電影，社會上一般人都傳說他真是投降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又是以民族英雄出現在陪都而且委之以軍職。我建議此次大會應對此事有明確態度，如果他的確是民族英雄，大會應爲方同志辯白。」誰知他話尙未完，西西份子即破口大罵不止。過了一下，草頭將軍親臨大會，當他一進會場，西西馬上奏上一本，說王岷崙侮辱方先覺，說他投降日本，加油加醬的說了一頓。草頭將軍爲了各派吵架的事情本來就滿肚子不舒服，今天到會原想把帶來的一套選舉辦法提付通過，作爲鎮壓大家的法寶，因此聽了此事，真是火上加油，馬上宣佈講話了。他覺得一開頭就罵土崑崙未免太突然，却好就在這兩天內有一件事情使他大不滿意，所以講話就從那件事開情頭，他說：「這兩天的大會開得太不好，如山西代表喬鵬善說主席團裡的東北代表李錫恩是漢奸，說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吉林當偽教育廳長。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李某是我的朋友，却是在滿洲國成立之前，做

教育廳長的，怎能說他是漢奸？又有人說主席團裡山西代表劉冠儒是貪污有據通緝在案的。但劉某如果真是受過通緝的話，那我是行政院長，我爲甚麼不知道？主席團是我提出大家道過的，誰反對誰就是非法。」接着他就把話題一轉轉到王崑崙身上來了。他故意這樣問：「剛才是在此地提出軍事詢問案的？」山西在台下就大叫是王崑崙。草頭將軍就破口大罵說：「方軍長功在黨國，你污蔑他，就是污蔑全國軍人。你身爲中央委員，在家裡却勾結共黨，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你竟然在黨的大會上替中共說話，你簡直是中共的代表。中共是個甚麼東西，你這樣做，何不早日退黨？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看到中共有力量，準備將來搖身一變。當中共委，所以現在處處留後步，處處替奸黨說話，這種人簡直無資格當中委！」這個時候王崑崙要想起來把話說個明白。那裡知道那位草頭將軍根本不讓他講話，拍着桌子大叫：「不許你說話！不許你說話！不許你說話！」王一連三次都被擋了下去。而山西份子又乘風縱火，大叫把王崑崙拉出去槍斃。把王崑崙氣的直發抖。散會後王氏向人表示不願再出席受氣了。且說當天在場目睹這般現象的人，除了西西以外，大家都爲王崑崙抱不平。有的元老說：草頭軍將這個舉動完全是窮兇極惡，沒有人性的表現，他這種準備內戰的行動是自掘墳墓。也有些元老寫信告訴他說：假如不改變作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這恐是最後一次了。李白兩將軍亦代表示十分憤慨，後來白氏寫了一封信給草頭將軍，大意告訴他說：王氏在質詢中並沒

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嚴重。一方面白氏又向人表示：廣西和與白有關的三十多代表將作王氏後盾，選王當中委。陳誠對人表示亦覺得草頭將軍講話過火。張治中派黃少谷去見王氏，希望他能够繼續出席（過了幾天，草頭將軍也覺得做得太過火，他本意是想打鷄罵狗，藉機打下民主派的，誰知一時火發，把事情鬧大了。所以到了十四日在紀念週作政治報告時，一開頭就承認前天說話失態，要大家不在意。當他說這句話時，把眼睛望了望王崑崙的座位，可是自那天挨罵以後，王氏就不出席了，只有座位在那兒空着。再過一天，在大家催促之下，說草頭將軍已自認失態，可以馬虎過去了的時候，王氏才又出席！但每天只是報到應卯敷衍了事。這個風波剛剛過了兩天，誰知又掀起了一個風波來。那就是十七日的大會上，爆發了各方反對盛世才的事情。陰毒殘酷的盛世才是早已成爲大家所不滿的了；他在新疆的時候，不但屠殺民衆，虐殺了杜重遠，而且得罪了西西，他曾把西西的人當成做共產黨抓起來過；更得罪了邊疆各族人民。邊疆代表說他曾在新疆抓了十三萬人，其中八萬人已被他弄死，真是血海深仇。新疆一些代表，原有提案，但被主席給壓下去了，所以麥斯武德只得提出質詢。當麥言發時，幾乎每一句都有人在鼓掌，甚至有人大呼把盛世才拖出去槍斃。盛要起來辯白，全場大譁，情緒緊張萬分。這時候吳鐵城一看不對頭，馬上就寫了一個條子，說「吾兄如不暫避，恐有未便」，盛氏見條，只好抱頭鼠竄而去，會場始漸平靜。第二天草頭將軍又出席大會，

這裡不得不話分兩頭，先叙一叙他這一次出席大會的緣由。列位知道在十七日那天，大會選舉了他當總裁，這本是他應該高興的事，但他却並不高興。因為本來在他交談的黨章中提出設指導委員會；另一方面却由西西和葉青谷正綱提議把總裁改為終身職。那知橫地來了個不識相的鄒魯老夫子，不贊成修改黨章，並說總裁終身制等於君主專制。當然西西份子，一聽很不高興。谷正綱馬上起立，說要修改黨章，理由是時代是前進的，黨章他必須是能適應時代要求的。這時孫科院長也起來說話，這是他在大會中第一次發言，他說他同意谷同志的話，黨章應適應時代而有所修改，那麼現在是甚麼時代，現在是民主的時代，因此黨章也要反映民主時代的精神。他說指導委員會活像日本的議會，重床疊屋起不了作用，徒為人民攻擊之對像；總裁應是選舉的，這樣才能表現黨的民主精神。這一番話，把西西說得啞口無言。但當時大會還不使通過決議，於是決定送交審查委員會，結果還是照孫科意見審議通過了。所以大會雖然還是選了草頭將軍當總裁，可是他心裡總是滿不高興，老想借故痛罵孫科一頓。當他知道了盛世才的事情，心想真是無巧不巧的找到了借題發揮的題目。所以十七日就指定明天的主席要孫科當，因為如果要事前指定，怕孫不來就罵不成了。十八日草頭將軍一開頭講話就說：「盛同志功在黨國，他毫不留戀的將十六個浙江大的新疆地方拱手歸還中央，並且帶來了五十萬兩黃金，試問民國以來有這樣好的人嗎？你們忘記了今天的危機，看見共產黨的

搗亂。我所担心的不是軍隊，不是財政經濟；因為我們有二三百萬精銳軍隊，力量足以消滅中共部隊；我們的法幣有十萬萬美金作準備，財政物價都不成問題；我所擔心的倒是這個黨。我和汪精衛不同，汪在武漢時只想當主席，而我則願意當總裁，當總裁的任務一爲打敗日本，一爲消滅中共。如此任務完成後我仍當總裁，則我不是人。我只要把黨弄好，弄堅強起來，大家對於在家勾結共黨之王崑崙沒有批評，對於忠心耿耿的盛世才反而備加攻擊，爲甚麼以前你們不攻擊他，等到他歸順中央再來攻擊他呢？這是大家沒有警惕性，沒有把握大局之故。今天的中心工作是在於消滅共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當時盛世才感激得直是涕淚交流，但是新疆的代表每一個都在搖頭嘆氣。大家都說：新疆本是中國地方，說甚麼歸還？黃金也是盛世才從老百姓那裡搶劫得來的，這是贓品，說甚麼貢獻？這是一「竊國者候，竊鉤者誅」了。真是：

「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

第四回

鞏固獨裁定期開國大
僞裝民主決議漂亮文

草頭將軍在十四日紀念週上作了一個政治報告，對政治問題談了三點：甲、過去中

國反對英美之先歐後亞戰略，我們的根據是日本較弱，容易解決。我們這種看法是錯了的。想不到德國垮的這樣快，想不到美國的力量這麼大。乙、黨內許多同志擔心蘇聯參加遠東戰爭，實在不必。開羅會議時，羅斯福曾兩次詢及此事，我兩次回答，中國不但歡迎蘇聯打日本，而且歡迎蘇聯及一切國家更快參加打日本。開羅會議決定東北歸還中國，蘇聯同意。蘇不會因中共之故而得罪全國。即蘇聯果有對我不利之處，必會蹈德日之覆轍。中國的外交政策，應為遠交近親。丙、對於中共。中共的策略如下：一是提倡聯合政府。二是拖延戰爭，阻止國民黨之勝利。三是利用淪陷區人民公意，反對國民大會。四是召集解放區代表大會。中共這種做法必定失敗。黨內許多同志常誇大中共力量，不知我黨有遠大歷史，在社會有深厚經濟勢力，每當多難之秋，多起而毀家紓難，扶黨救國。共黨若再妨礙抗戰，在某一一定情況下，我們必消滅之。因此，對於共黨我決不怕，怕的是他們鑽入政府內部，如他們鑽克倫斯基政府而使之傾覆一樣。至於政府之對付辦法，一是委曲求全，以成統一。二是加強實力，準備反攻。三是如期召開國大。這席話連上其他的幾次講話，把這次大會的中心道理說了明白。再看到所有的冠冕堂皇，漂漂亮亮的決議案，如甚麼召開國民大會，取消學校軍隊黨部的決議案等等，有人說這是等於希特勒快要完蛋時的黨政分家辦法一樣。有人又說，這些決議都是做給人家看的，真做倒不必。可謂一針見血之談。事實上今天做的與現在決議的相差又何止十

萬八千里！對中共問題本是此次大會主要議題之一，除了通過國民大會反對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外，就是發表了一個中共問題決議案。看樣子好像真是政治解決似的。但是其中低細，並非如此簡單。大會上對中共問題的報告是由潘公展作了。大意是說：談判已停頓，完全由於中共無誠意。毛澤東之論聯合政府，表露中共決心內戰。中共部隊已從陝北華北調至華中，襲擊中央軍。與中共之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系，即創造鬥爭的優勢條件與環境。故必須從政治上軍事上強固黨的力量。當前對中共之論爭，應集中於反駁聯合政府，反駁兩條路線，反駁具體綱領，反對解放區代表大會。潘公展報告完畢後，即通過成立特種委員會，由潘公展王世杰張治中三人召集。在特種委員會上，又由王世杰作了一個報告，他說：美國對華政策是站在政府方面的。但是有三個原則：那就是第一只有團結統一；第二才能有效配合盟軍登陸；第三才能避免將來蘇聯參戰後的糾紛。因此他主張對中共問題應用政治方式尋求解決之道，要求通過一政治解決決議案。但西西那裡依得，他們說：這樣做那只有減弱黨的力量。最後決定分頭起草二種決議，由王世杰他們起草一個漂亮的對外的決議。由西西他們起草一個黨內實際做的工作方針。現在且把兩個決議案都列在下面。列位一看。便知究竟。

對中共問題決議文

大會聽取中央關於中共問題之總報告，深以中央以往所探政治解決之方針為適當。本黨領導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無時不盡力於團結禦侮，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共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亦曾有四項諾言之宣告。雖頻年以來，中共仍堅持其武裝割據之局，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而本黨始終寬大容忍，委曲求全，其苦心已為中外人士所共見。現值國民大會召開在邇，本黨實施憲政，還政於民之初願，不久當可實現。為鞏固國家之統一，確信勝利之果實，中央自應秉此一貫之方針，繼續努力尋求政治解決之道，以示大公。所願中共黨員，亦能憶於民國締造原非易事，抗戰勝利，猶待爭取，共體時艱，實踐宿諾。在不防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斯則國家民族之大幸。本黨同志應共喻此旨，以促成之。

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

本黨本團結抗戰的精神，數年以來，對中共問題堅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決，今後自

仍應本此既定方針繼續努力。惟根據中央對於中共問題之總報告，中共一貫堅持其武裝割據，藉以破壞抗戰，致本黨委曲求全政治解之苦心，迄無成效；而本黨同志各地艱苦奮鬥，殘遭中北殘害，爲數已多。追溯往事。能無憤慨！乃中共最近更變本加厲，提出聯合政府口號，並陰謀製造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傾覆政府，危害國家。凡我同志均應提高警覺，發揚革命精神，努力奮鬥，整軍肅政，加強力量，使本黨政治解決之方針得以貫徹。茲特提出今後全黨同志對此問題之工作方針如左：

(一) 本黨同志應切實深入農工羣衆，解除農工痛苦，大量吸收農工黨員，發展本黨在農工社會中組織。

(二) 應以革命進取之精神，吸收善於革命性之知識份子，並正確領導青年。

(三) 對外應配合政治環境，加強國際宣傳；對內應加強黨員政治訓練，糾正中共之虛僞宣傳。

(四) 一切社團中之本黨同志，應加強黨團組織，爭取第三者對本黨之同情。

(五) 在淪陷區應確立並加強黨的領導權，一切軍政設施均須適應黨的工作方針，並由中央選派堅強幹部深入敵後工作。

(六) 加強中央及各地對本問題之統一指導機構。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將上列工作方針。通令全國各級黨部，勗勉同志，一致力

行，中央並應隨時本此方針，規劃具體辦法，切實施行。真是
僞裝民主，鞏固獨裁。

第五回

選中委獨裁
宴代表領袖難堪

選舉中委是國民黨當權各派最費力的一幕好戲。大會之初、傳說紛紛，有說決定中委名額為三百六十人。選舉辦法有的說是自由競選。競選人條件有四：對付反革命有功的；對抗戰有功的；對文化教育有功的；對生產技術有功的；有的說各代表每三個人提一個共二百人，加上中委候補中委為當然候選人。有傳說中委亦可提候選人，這也是三人提一人。這樣的你傳一套，他說一樣，弄得那些想當中委的「東忙西走，到處活動。一張選票價格由幾十萬幾百萬，一直上升到一千多萬元。重慶馬路上，只見飛來跑去的小汽車，餐館飯廳生意特別興隆。「抬轎」「坐轎」之聲到處聽得到。真是滿城風，熱鬧非凡。好事者作打油詩詠味之。有一首是：

人人有希望 個個無把握

時時起變化 事事鬧糾紛

西西的辦法是誘騙各代表，給以希望，但須至組織部宣誓服從領袖，硬以票子通盤

交二陳支配。有詩曰：

六全大會即時開

西西捲土又重來

大小委員由我派

我坐滑竿你來抬

真是絕妙寫照，但活動了好幾天，到組織部去宣誓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西西着急了，乃把選舉辦法改爲：一、舊執監委爲當然候選人。二、出席代表自己報名競選。三、由總裁提出若干人。由這三種人構成候選名單。單上共有八百餘人。此時西西原想一三兩項自己可以控制。但活動了幾天的結果，又覺得情勢不妙。二來是八百多名單中人太多，控制不住；二來中委名額三百六十名不够分配。因此將中委名額擴充至四百六十名。並請求草頭將軍提出另一候選名單即所謂乙種名單。單上只有四百八十名，各代表只能圈去二十名。草頭將軍爲了此事。又親自出馬一番。他先說中委名額的問題。他說中委原定三百六十名。台下大叫「够了够了，三百六十名够了。」叫聲四起，弄得他說不下去。至此又大發脾氣，拍桌子罵道：「我還有話說，你們這樣，是不讓我說下去，真是豈有此理。」罵了一場之後，台下才靜下來。於是又繼續的說：「關於甲種候選名單好的，不過化的時間就要很久，沒有兩三天功夫是開不出票的。現在外邊已經是很多人在罵我們浪費，每天開會。汽車跑來跑去，化的汽油已是很多的。所以我們爲了節省時間金錢，不如用後一種，那是又快又方便的事，請大家表決。真是：

黨內不准談民主

黨外民主在何處

民主與否權在吾

勿勞諸君多辛苦

各代表聽了他一席話，誰都冷了半截，心裡明知他是要的把戲，所以表決時都不感興趣。第一次很少人站起來；又一次還是很少。這時吳鐵城急了，對準播音機反覆叫喊，要大家從四百八十人的候選名單中圈掉二十人。最後無可奈何的有三百多代表站起來，算表決通過了這後一種辦法，終於由秘書處發下四百八十人名單，叫大家圈去二十名。大家只能啞口無言。但當時情景煞是好看，有的代表是拿到名單管他三七二十一，從頭數起，一五一十，十五二十的勾去了二十名了事；也有從尾勾起的；有的是專門勾去二陳及各部院長的；有的把黨證連同選票一起交的；有的交白紙；更有的寫上：

「總裁獨裁，中正不正」

八個大字交卷的。有一位代表叫段劍鳴的，寫的一首打油詩，詩曰：

劍鳴革命二十年

辛苦不值半文錢

蔣家天下陳家黨

但願花好月長圓

交上去了，有的把自己名字勾掉了。更有惡作劇的，畫了一個大烏龜。真是怪事處處有，沒有這兒多！開票時，又演了一齣半武行，就是在十九號選舉後的晚上，開票委員會開會，商討開票辦法。潘公展當主席，他因為事先奉到陳立夫的命令，主張將投票

人號數記下，以便於計算。當時黃埔三青的人反對，認爲這是對投票的人一種「特務辦法」，潘不理，因此發生爭執。最後有二三十人叫打。已經拉起椅子，向潘走去。幸好于院長在場，說了許多好話，才讓潘跑掉，沒有打成。開票結果是西西大佔優勢，好多代表高叫白忙白忙。現在按下這個不表。且說在這次大會上草頭將軍的威信真是每況愈下。何以見得？且聽道來：先說這次草擬的政綱政策，原是西西執筆，經草頭將軍看過，然後交戴季陶提出的，說是總裁決議大家應無保留的通過。當時大家就大嘩起來，說既是決議，爲甚麼不能討論，弄得戴也沒有辦法，只有討論。結果大加修改後才通過。這可見總裁並不能壓倒人。再說十九日晚草頭將軍爲了召宴各代表，恐怕會場太小，容納不下如許代表。特別在會場外的操場上，擺起酒席，大專裝置，說是家庭歡宴。那知道，到宴的一共不到三分之一，使得他十分難堪，說要清查不到者的名單，予以相當處罰。還有當選舉已經照他的辦法進行完畢時，他却又來一套花槍，說他自己出的名單僅僅是供大家參考參考，想不到却被大家當做了唯一的名單，真是抱歉。當下就有些代表說：這是騙人的鬼話：因爲當吳鐵城報告的時候，草頭將軍就坐在台上，怎麼會不聽見吳氏一而再而三的反覆叮囑大家一定要從總裁指定的名單中圈掉二十人的說話？這真是欺哄小孩子的辦法，使人氣憤。又當選舉開票時，他發見孔祥熙徐堪吳鼎昌張家傲四人因票數太少，沒有被選上，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們添加了進去。他又

覺得選舉結果未能照顧各方，生怕黃埔不滿，於是在軍委會召集黃埔軍人訓話，勉以反共大意。並說這次選舉許多人沒有被選上，是不週到。但是未當選的都是有價值的人。那知當天到會的有很多是當選的，他們聽了這話，氣憤的說：那麼難道我們當選的人倒是沒有價值的嗎？對總裁這種毫不考慮的說話，感到氣憤。所以結果連張治中陳誠朱家驊這一些人檢討起大會來，也覺得領袖這次威信是大為低落。真是：

欺欺騙騙耍兩面

拉拉扯扯來一套

誰知人心早背離

領袖威信掃地盡

第六回

反動份子難逃審判
民主人士嚴正批評

大會開幕以後，鬥爭並未稍減，黃埔三青對西西的獨佔壟斷，大為反感，於是聯合起三百餘人在三青團部開會，準備簽名提案要求總裁開除陳氏兄弟，罪狀是欺蒙總裁，包辦全黨。洋洋洒洒，煞是大觀。可惜簽名的只有百餘人，而且頭等人物沒有出馬，故這個提案沒有提出。此外，代表劉某聲稱要打陳立夫；吳某罵陳氏兄弟是法西斯；還有一個姓趙的到大公報要求發表脫黨的談話，該報不答應，趙某改求登啓事，又未成功，只得怏怏而去。此後該報組織部時常收到許多黨證。這些退黨的人，有的聲明說：我脫

黨之後，不會去當漢奸，但決不再當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對這次會議更發表了一個嚴正的批判，原文照抄：

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對於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批判：

本黨六次大會經過了十七天的會期，已於五月二十一日宣佈閉幕了。這個全國人民關心，全黨同志熱望的會議，所得的結果是甚麼呢？不勝遺憾的說：只有使人灰心與失望！本會茲以最忠誠而無保留的態度對六次大會會議的結果，予以下列的批判：

一、並未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只增加了些糾紛。製造了一些紛糾，——我們以為在此回乾轉坤的緊要時期，召開了十年未開的六次大會，至少有兩件大事應該仔細而耐心的討論，作一明確切實的決定。第一件事是如何能使政治上軌道，如何使人民都能夠生活，這是抗戰建國的基本條件，正是目前急待解決的問題。從原則到實踐，必須要有一整套辦法。空唱高調，是無補實際的。第二件事是，要解決國事。無論召開甚麼會議，無論甚麼時候召開，那是另一個問題。但本黨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是確定的了。黨治結束，本黨自然還居於一般政黨地位，然今日黨的工作，應當如何呢？這在本黨是劃時代的大事件，急須慎重決定的。以上兩件事。六次大會解決了嗎？不但沒有解決甚至並未研究。諸位出席代表先生們試想：我們的軍事反攻的把握在那裡？政治澄清的辦法在那裡？安定人民生活的辦法在那裡？本黨最近將來的工作轉變的方針又在那裡？這一

切的一切，不都是和從前一樣麼？因絲毫不能解決問題，使人們由熱望變爲失望，這已經是大會的一大失敗。何況同時又增加了許多糾紛，製造了許多糾紛。由於黨的不民主，最反動的西西一羣，控制了會場，包辦了選舉，在高壓之下，多少代表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每個人心裡在煎熬着，開始對黨中央的離心，造成黨的分裂，這些絲毫不足怪的。因爲若不能遵循民主的方式而一意孤行，就必然會得到這種結果。此次大會所宣佈的最重要的文件，自然是政綱政策與大會的宣言了。本會同志讀了以後，實不勝其惋惜。因爲這些濫調，人民都早已聽慣了。現在的問題在「做」而不在「說」，做不到的事不必故唱高調，紛飾門面，應該做的事，立刻做到。更不可徒託空言。一個執政的政黨，必須言行相顧，多做少說。幾年以來，社會一般對本黨的批評流行的兩句話是：「好話說盡了，壞事做絕了。」這雖然是極不正確的批評，但亦深資我們自家警惕的。

二、表裡兩歧言行相反——若從大會所宣佈的各項文件看來，雖屬濫調，亦尙堂皇，若再從新聞報導看來，更是一團和氣，民主而又和平。可惜的是，這都是表面，而內裡並不如此。十七天的會議，始終是在高壓之下進行的。多數代表都受着窒息的少數威脅着多數，強不合理爲合理，在十九日舉行第十九次大會時，高壓到已頻於爆炸的程度，總算各代表的韌性堅強，「打落牙齒和血吞」，把這口氣生生的嚥在肚裡。表面無論怎樣遮蓋，而事實終是事實。黨的民主原則如此。高唱的政治民主更可

想而知了。又如所發表的外交報告決議文。不是亦頗為冠冕堂皇嗎？其實當時有人主張根本不要這個決議案，又有人主張把「我國內部之團結」一段刪去，經過若干波折才勉強通過的。其中委有一次在大會對外交問題的發言，頗蘊毒素，幸得邵力子先生立刻予以嚴詞糾正。這都是裡面的事實，只看表面是不够的。再如所發表的對中共問題的決議文，不是仍然「尋求政治解決之道」的舊調嗎？但潘公展先生在大會上所宣讀的特別委員會的審查報告，對中共鬥爭的方針，一共六條，內有加強國際的宣傳，加強淪陷區及戰區與共產黨的鬥爭，在黨內設立與共產黨鬥爭的種種機構，以執行統一的指導，各種辦法，使人感覺到這是十幾年前「剿共」時期的一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舊調重彈，不但沒有「尋求政治解決之道」，反加深了政治糾紛之道。表面是一套，裡面另是一套，說的是一樣，做的又是一樣。是自欺呢？還是欺人呢？林肯說的好：「你能長期欺騙了一個人，你亦能短期欺騙了多數人，但你決不可能長時間的欺騙了多數人」，政治是大眾的事，大眾決不會長久受欺的。言行一致，表裡合一，是現代政治的明朗作風。那些兩面人的鬼祟把戲，早已被民主潮流所沖刷掉了。

三，發言權之受箝制，選舉權之被剝奪——渴望已久，經過十年才舉行的六全大會，而代表的發言權竟被箝制，選舉權竟被剝奪，這是何等殘酷的事。在第一、二兩次全體大會時，各代表情緒熱烈，發言踴躍，以後就漸漸感到窒息，等到喬鵬書先生因為

主席團的人選問題而受斥責，王隴崙先生因軍事實質詢案而遭受意外打擊，大多數代表從此噤若寒蟬，不敢發言，且亦無意發言了。開會而箝制代表發言，則又何必開會？關於中央執委員選舉的情形，更可詫異，正表決與反表決兩種方式同時並用，真是古今中外所無。執監委員的名額原經決定是三百六十名，因為西強要多用他們自己份子一百人，遂有總裁臨時決定改為四百六十名。又為便於CC控制投票起見，將大會已經通過的選舉方法推翻，另由總裁臨時交下反表決的選舉方式，（即在開就的四百八十人名單上圈掉二十人，其餘四百六十人即算是得票人。但多圈掉或少圈掉一個都作為廢票。）在極度緊張萬分憤懣的情緒之下，總算勉強通過了，各代表的選舉權亦已剝奪殆盡了。更奇怪的是，孔祥熙和徐堪二人，明明是票數不夠，不能當選，而公佈出來的中央執監委員的名單，則孔徐二人赫然在焉，原來投票選舉不過是如此如此，則又何必費此手續，多麻煩投票箱一番呢？本黨忠貞之士，只知為黨工作，本不以中委之當選與否為榮辱。但看到選舉強被剝奪，造成這種卑劣的選舉情事，實在痛心！

四、幾件不可思議的事。——第一件事是大會主席團的人選問題，李錫恩於九一八事變後，曾任偽職，在吉林省任偽教育廳長，他是個漢奸。劉冠儒以前是因貪污事件，政府通緝有案，這次都因CC的關係，竟擔任了大會的主席團。這是黨的恥辱亦是國家的恥辱。第二件事是盛世才竟被誇獎為自民國以來有大功於國的唯一的好人，恭聆

之下，不免使人發生兩個感想：一、盛世才多年爲害新疆的事實，麥司武德先生向大會曾作沉痛的報告，真是聲淚俱下，全場爲之感動憤激，誰知竟指盛爲唯一好人。當此正在澈底實行民族主義力圖團結國內各民族的時候，此項表示不知對於新疆各民族的反應如何，這是值得深思的。二、以盛世才爲鑑使人有悔不先做强盜之憾，打劫來的東西，在不得已的情勢之下，被迫吐出了些，便可被譽爲聖賢，真是一竊國者侯，竊鉤者誅。政治上的是非如此，國事的前途可知。第三件事是，大約爲要使大會這次選舉事件更做得美滿無缺起見，將票箱裡的選舉票，從新調整了一番，調換了一部份，把那些認爲要不得的都焚燬滅跡了。這是由中央監察委員張繼等三人親手付焚的。這個儀式似乎頗爲莊重的，亦是頗富於戲劇性的。

本會深加惋惜，認爲此次舉行的六大大會毫無成果。徒使全國人民失望，全黨同志慨嘆，增加了黨內的糾紛，創始了選舉的惡例；陳言濫調，不能解決事實，官樣文章絲毫無補民主。總之，誠意缺乏，私心自用，少數專黨，崩潰可期。但本會同時又深深覺察到，在此昏亂黑暗之中，光明已經吐露，本黨忠貞的同志本其愛黨的熱忱，心中強烈的燃燒着正義之火，與陰狠卑劣的反動勢力，正作光明英勇的搏鬥，這在會場的內外，隨處都有表現。所以本會認爲這次六大大會會議，他本身的使命，雖然是完全失敗，黨的反動勢力雖然得逞於一時，而黨的復興的新機亦正在迅速的生長。我們相信，黨的民

主，不久終可獲得。這是本會對六全大會會議所下的批評。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看官們俱都清楚：今日之中國國民黨早已被一批王八蛋弄得烏七八糟了。獨裁，特務，貪污，腐化，男盜女娼，充滿了整個黨，這次大會更明白的表露出來了。當那中國正處在大反攻的前夕，當政的國民黨，在這個隔了十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沒有為抗戰，為反攻，解決了甚麼問題。一味在爭權奪利，一味在摧殘民主，一味在破壞團結，一味在進行內戰。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與中國國民黨本身的前途，都會被這一批烏龜王八斲喪得乾乾淨淨的。欲圖恢復該黨大革命時代的革命傳統，唯有期之該黨內部民主份子之奮鬥。正如孫總理所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完

南京圖書藏

江蘇國學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切勿污損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書賠償
- (三) 借閱以 星期為限續借者
須商得本館同意

934